

## “闽粤·海洋”研习营心得报告

嚴旒萍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长期以来，古代中国都被认为是由农耕文明塑造而成的，而我们这一行从珠海到厦门，感受一个中国的另一个组成成分，海洋。虽然我们的行程主要在广东地区，看到的更多也是与清末及近现代相关的历史现场，距离我自己所研究的明末有一段距离，但来到闽粤，观察到闽粤与海的关系及海洋人民的生活状态，也让我反思自己的研究：作为一个闽粤地区外部的观察者，如何理解闽粤的海洋贸易和海洋移民。

第一天密集的讲座结束之后，我们考察的第一站就去到了南海一号沉船博物馆。大约是十二世纪的某一天，一艘中型尖底福船由福建一个港口驶出，它每一个密封的船舱里，都严丝合缝地排列着一排排的瓷盘、瓷碗、瓷罐（大罐内部甚至是通过精巧计算还装满了小罐）还有铁器，沿着东南的海岸线行驶。然而在广东阳江区域的海面，不知是遭遇了狂风巨浪还是货船自身过载，它没有能够到达原本的目的地，所有的货物与船体自身都沉入了海底的淤泥之中。这场海难，有多少人死亡和生还呢？我们不知道。沉船如同是历史的穿越者，静默地为我们今天的海洋历史研究者们讲述灾难的降临，痛苦的自救，无奈的放弃，还有在灾难来临之前航船生活的日常点滴。长距离海洋贸易中发生的船难和沉没就如同农耕地区的水旱蝗灾一般。前工业时代投资长途贸易的商人、船主，还有船上的水手、乘客，对于风神、海神、各种神灵的乞求，正是他们战战兢兢海上生活的投射，只有求诸神灵庇佑他们的海上冒险。樟林古港地区现在每户人家门楣上并排张贴的妈祖、三山国王甚至是圣母玛利亚神符，就是这种历史上所积累的海洋人民崇拜各类神灵的延续，这种信仰延续的力量和强度是令作为盆地人的我瞠目的。而海洋移民将他们的信仰带去了他们贸易之地，修建庙宇，或者又与当地地方信仰开始融合，或者该地的人民又将华人的某些信仰进行挪用和新一轮的创造，形成了我们所见东南亚区域复杂的信仰景观。

与农耕文明安土重迁思想截然相反的是海洋移民对于距离和故土的开放感受。与陆地各个区域被高山大河所切割划分不同，海洋没有边界，环球都是海洋贸易所能到达的范围。闽粤的移民前往东南亚各处，檀香山，澳洲，旧金山，或者在上海开埠之后又投资上海，这些距离对于他们来说，有旅行时间长短的不同，但没有以获取利益目标的本质区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于故土的感受——不管离开村里有多远，村里重建祖庙时，钱是要捐的，祠堂里的祭拜是“有份”而非“无

份”的。海洋开放而包容，但移民在开放的同时亦形成封闭抱团的族群，可以用口音来分辨“他者”和“我者”。这种“我”和“他”的区分也是经济利益上的，可以看到移民到海外某一特定区域族群全部来自于一个更微观的闽粤世界，微观到甚至是村落或者某一个姓氏，垄断贸易及与海外当地的交流。微观的区域与区域之间亦是竞争关系，著名的漳泉械斗即为一例。

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区域研究层面，而深入区域内部，我们则看到微观史是在如何发生和产生影响的。海洋的微观历史亦充满着线和网络，从小的村落里能顺藤摸瓜找到大的港口贸易城市，揭开小区域和大城市、港口与港口之间的明显又隐秘的勾连，找到大贸易区域空间甚至是全球贸易的脉络。而这种历史，尤其是香山县的历史，不仅是中国与西方贸易史的窗口，更与之后风云诡谲的清末革命、民国和共和国史的人员和物资网络也重合在一起，甚至影响到当下的历史形态。

作为闽粤区域外部的人，我在这里看到让我疑惑的现象，用外部的眼观想象现象的发生和延续原因。于我而言，历史动人之处在于那些微妙的细节。我未曾设想过一个庙宇中共存如此多在层累历史中被创造的、借用的、挪移的、叠加的神灵。再次凝望向（我手机相册里的）妈祖、关帝、观音、佛祖、玄天上帝，三山国王、玉皇大帝、康元帅、耶稣、圣母玛利亚、诸葛武侯、华佗、金华夫人、大峰祖师……祈求海晏河清，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读博顺利。